

神仙全傳

【明】徐道著 三秦出版社



神仙全传

〔明〕徐道著

（中）

王西平	王国彪	高云光	李宗保	点校
李成富	牛继清	朱玉印	王双怀	

二 秦 出 版 社

第六六回 安期生普陀求方 巫子都渭桥见帝

山图遂与阴生至吴山。赤须先生欲修乘御金丹，正无人相佐，见阴生来，甚喜，并留山图共炼。

吉已于句章海上寻见安期，诉说旧情。安期言：“数十年求见大士，七上普陀，未得一面。童子言在须弥未回，故久待于此。”乃出林檎酒、赭石糕，对饮闲谈。吉曰：“先生以巨枣食李少君，有诸乎？”安期曰：“曾于泰山会见，授以黄白之术。太乙皇人欲修救苦金丹，召我与苏仙公同事，我荐少君去矣。”

二人相论既久，饮亦微酣，安期取笔墨，吟诗数章，索和于吉。吉谢以武夫，不娴吟咏。安期乏兴，嚼其诗曰：“句亦未佳，不可见知于世。”戏将所余墨汁，横洒石上，斑滴宛成桃花形（定海有桃花山）。复返游天台山。其第八层最高处，曰华顶峰，可望海。草木薰郁，盖非人世。偶问一老者，指云：“石罅有木瓜，花时有一蛇盘其山，至实落供大士乃去，号为护圣瓜。”安期不胜叹羨。

大士在会上，随释迦至西天竺国灵鹫山上，讲说无上甚深之法，得其微妙，辞归东土，文殊、普贤亦合掌告归。释迦更命大弟子迦叶作伴前行，兴隆三宝，设教十方。四尊者踏云至古毘弥国界，迦叶下指一山曰：“此名点苍，上有峰十九，其中峰之半有香岩，异香常从空中飘来。我佛曾苦行于此。我欲藏修其间，以俟因缘。”三大士下瞰山景，苍翠如玉，盘亘三百余里，顶有渊泉。迦叶就于西之鸡足山驻锡。

普贤邀二大士至峨嵋铎刀峰，敷座少憩。观音曰：“我佛慈悲，随处现身说法。今既暂停西南，即当济度斯民。”文殊曰：“非世尊之广大神通，孰能行之？”遂辞还五台。

观音步行叶榆河面（名西洱海，中有三岛、四洲、九曲之胜），观其形势，一指画河东之玉案山崖云：

此水可挡兵十万，

昔人空有客三千。

水势湍急，常为山岭屏流壅决。太士乃化一无大不大法身，持椎凿，凿通山石，使洱水下趋。所凿处，上连下断，成石梁横跨，可度一人。两崖激水溅珠，宛若梅萼，后人呼曰“不谢梅。”

其时，夜郎竹王略地，入境扫掠。大士化一妩媚妇人，足大盈尺。将卒争欲逼之，见以稻草磨一大石，负之而趋，吐舌相谓曰：“彼妇人臂力若此，况丈夫乎？”遂敛兵去。

大士复寓于周城旅舍，假称东南李贤。主家妇生产难下，大士见其庭中一树，每穗结实一百八枚，即摘一枚，使产妇吞之，立下。其枚，儿手握之以出。后人异之，取一穗穿成一串，以记所行之善事，名莫患子，因其曾疗产难（释氏所用念珠，俗曰穗子）。

大士至蒲蛮之地曰庆旬，其地卤碱，苦于水。土人忽见一老者，以杖触地，即有甘泉涌出，不通姓名而去。

大士行此数事，生民大被其泽。回至罗伽（普陀别名），童言有客过访，大士命请见。

安期与清平吉，秋时在庐山上赏玩鹤洲凫渚之趣，余居蓬岛中，静观雪嶂松涛，重峦复岭，春乃出游雪窦、翁洲、桃花洞、千丈岩，夏则坐看瀑布泉、含珠林诸胜。适童子来招，遂同入海。行见两山剑立，安期曰：“所谓蛟门虎蹲，天设之险也。”童儿远指微茫曰：“此即罗伽山头。”至海岸孤绝处，见大壶青巾素服，颈饰众宝璎珞。安期执弟子礼拜见，大士客礼相待。安期请曰：“闻世尊有甘露凝珠，欲乞此方修之，大济于世，为世尊布施。”大士即以成丹并此方相赠。

安期领方药拜谢起行，过海北上。由吴山经过，清平吉遇见山图，留入山，与赤须相晤。安期不暇进会，赶至泗水，寻琴高相助合药。诸弟子曰：“吾师出门已二百余年，今闻在涿郡，期于今岁仲夏望日当还。”

安期即往涿寻觅，遇于白浮山，各问访道自修何如。高曰：“所种龙子正熟，所合柏末亦好，将归泗水也。”安期言：“上普陀求得神方，欲与道兄同合。”高欣然，便跃入山上二龙潭（潭水外观，不过径流白浮村下，却北，通幽都九龙池、涿水，远达碣石之龙泉），收罗得龙

千万余，贮藏小壶。凡所种处，流落几头，岁旱祈祷立应，人号为圣泉。二人俱召赤鲤乘之，借水遁南行。期曰：“闻约汝徒会于仲夏，先期月余，奈何？”高曰：“齐地浑亭，有冯伯昌好善，可暂住其家。”乃相与舍鲤登陆往见，伯昌殷勤接待。

伯昌有孙曰鸣，年甫二十，少孤，尤好道术。高与谈投机，一住四十余日。计望日将近，壶中倾龙子数头，投其宅畔池中，临去谓鸣曰：“池中有物，汝可求之。”二人复驾，遁至泗水。诸弟子刻至望日，斋戒清洁，设酒菜肴品，伺候水边。日中，果见师与安仙长乘鲤来至，观者万余人。高感其诚敬，各授以柏末一匕。服者不食不饥，永无灾厄。每与龙子一颗，教以交秋蓄之于水，有急可乘之。留连数日，商议炼地。高曰：“蜀山重叠，而蒙山人迹罕到，鸡犬不闻。”遂与众别，复入水而去。

冯鸣自高去后，即没水求之，得如守宫者十余（守宫，蛤蚧也），每日喂养，夜则结庐守之。如是七十余日，龙体长大，掉尾欲去。鸣胆大，趑趄上一龙，任其所之，直至东海龙宫。龙君迎谒，口称：“尊神何使？”鸣告以仙师命养龙子之故。龙君即舍去，计点众龙，如将赴斗之状。鸣问兵卒曰：“龙君何往？”卒曰：“奉上帝命降大水于中土，沿东海滨齐、燕、淮、徐一带，淹死造恶人民，故如此耳。”鸣大惊，拨转龙头，飞至浑亭下，呼召众姓曰：“我，冯伯昌孙也。此间沿海人民，不去五百里者，必当淹死。”众皆以为妖言。鸣见不信，回家劝眷属人等，各召池中之龙乘坐，连夜奔入颍川驻足，众龙潜入川中。明早水势奔腾，一望皆白，一昼夜方退，沉溺死者无算。其时得生者，琴高之徒，乘龙遁脱，或偶远出者，庶免此难。

淄川巫炎（字子都），少为郡小吏，心灵慧，志存救人。忽患危症，肢体痹痛拘挛。遇公输子传以妙道，病遂愈。由是作工精巧，举手能成器械。闻岑山上有一泉，饮之者心清志净，神振力生，但高峻无路可上。炎白于郡守，请木工兵卒数十人，作转轮悬阁，意思横生。数十日，作大舍四间，梯道而上其巅。又作祠舍，留止于旁，绝二间以自固。食芝草，饮神泉，静养且七十三年。及今八月，淄水与海水合斗，下山即呼乡族、家室诸子，约六千余人，令上山半。少顷，大水漂泊，郡城尽没。越旦，水势既退，始遣众下山。时乡党有病瘵处女二十人，皆愿赠

炎为侍妾，冀其毒疾可疗；众女亦愿留。炎推辞，其父母皆涕泣而求，复舍之奔去。众女在山，日饮神泉，消除百病。炎御之者，所育皆男，三年之间，得子三十六人。生息既多，炎悉令抱子下山，归宁父母，父母皆欢甚。惟与之酒肉，闻即呕哕。留家数日，旋归山上。其后，父母往探之者，下呼其名，即得遥晤。炎之头上，紫气高丈余，东方谓其有阴术。身着鹿皮衣，皆呼为鹿皮翁。一日，上高阁西望，见瑞鸾纷纭，知长安有好道之君。乃嘱家人曰：“我往都市卖药，百余日即回。”遂披鹿裘，负药囊而去。

元狩元年，帝闻山东民遭陷溺，五谷不登，诏徙其民七十余万，散处于关西、朔方。齐人少翁亦在徙中。尝得李少君之术，闻帝所爱幸王夫人新卒，每思见之，少翁以方术来见，言能夜致鬼魂及灶鬼之貌。帝令试招夫人之神，少翁乃夜张灯烛，设帷帐，陈酒肉，令帝自帷遥望。果见一好女，体态与夫人无异，但不能就视。至晓方去。帝益愁感，为作诗曰：

是耶？非耶？

立而望之，

翩何姗姗其来迟！

次日，令乐府弦歌之。拜少翁为文成将军，待以客礼，建第与居。多有归为弟子者。

文成进言曰：“帝欲与神通，宫室被服不似神，则神物不至。”于是画云气之车，及各以所胜之日驾之，以避恶鬼。帝起神屋居之。以白珠为帘箔，玳瑁押之，象牙为觥。以琉璃珠玉、明月夜光，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，其次为乙。甲以居神，乙以自居。又作甘泉宫，中有台室，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，以致天神。居岁余，天神不至，帝责问之。文成意急，乃为帛书以饭牛，佯为弗知，言牛腹有异。杀而视之，得尺帛书，言甚怪，帝疑之。有人识是文成手书，帝怒，遣使往诛文成。至其第宣言，文成谓曰：“为吾谢帝，不能忍少日而败大事乎？帝好自爱！后三十年，求我于成山，方共事不相怨也。”遂服毒死。使者还，俱言之。帝亲至其第，已殓棺。帝命发棺，无所见，惟有竹筒一。疑弟子窃藏其尸，收捕检问，不得其实。帝乃讳言其事。

癸亥冬，帝居鼎湖宫（黄帝上升处），忽患病剧甚，巫医皆不愈。

问所祀神君于上林，神君曰：“天子无忧，病少愈，强与我会，则病除矣。”未几，果愈。命致祀甘泉，亲政于上林苑中，射鹿以为牲。见一白鹿，独傍一角兽而立。帝将射之，侍中张果曰：“此鹿，昔河间王所释之麟母也，一角兽即其所生。道友玄俗曾言之。”帝令以铜牌一面，悬左脚下为记，更射一鹿。

起驾幸甘泉，至中渭桥（高帝造东渭桥，以通栌阳。武帝跨渭水造西渭桥，以通茂陵。中渭桥，即秦昭王时鲁班所建），有一女子浴于水，乳长七尺。帝怪问之，女曰：“第七车侍中知我。”忽不见。时倪宽在第七车，帝问之，对曰：“上界女人星，斋戒不虔则见。”于是帝愈肃恭。既至甘泉，先祀天地泰一。别设一座于侧，以祀文成。帝亲执礼。病良已，大赦天下，置寿宫于神君。

乙丑元年（因无瑞应，但曰元年），春，帝复游渭桥，见一人顶有丈余紫气，召问之，曰：“臣，北海巫炎。”帝问：“君年几何？”炎曰：“一百三十八岁。”问：“何道术？”炎曰：“年二十五时，苦腰背疼痛，脚冷；口中干苦，涕出；足痹不能久立。整病四十年，皆以为废人。至六十五，遇鲁仙师，念臣好慈，赠方药道术。自此，强健胜于少壮，至今七十三年，有子几四十。”帝喜曰：“可得言乎？”炎曰：“诚知此道为真；然男女之事，臣之所难言。又行之皆逆，人情乐此者少，故不敢以闻。”帝留炎于邸，卑礼叩其道，炎略授其法。居三月，忽隐去（帝行其法，虽未能尽其妙，然得寿已胜于他帝）。帝益信慈善之效。

丙寅冬，张汤持法太严，有罪自杀。何比干为廷尉，独务仁恕，所全活者数千人，淮汝人号曰：“何公。”一日，忽有老奴造门曰：“吾，骊山女也。在商、周时为天子，今为山人。知公先世有隐德；及公之身，又治狱多平反，今天赐策，以广公后。”因探怀中，出策九百九十九枚。曰：“公之子孙佩印符，当如此算。”遂遗之而去（其后世禄不替）。比干尝谓张汤子安世曰：“子能反父之行，后禄未艾也。”安世领其教。

丁卯春，起柏梁台于未央宫北，纯以赤柏为梁，香闻数里。初，王太后延神君祠之宫中，神君求去，乃营一台以舍之。至是，帝更扩大之。其基高二十丈。依巫炎之法，以铜为柱，圆广十围，上作铜仙人，舒

手掌捧铜盘玉杯，夜承云表之清露，和以玉屑，曰天浆甘露，饮之可以长生。

戊辰冬，帝幸雍郊，祀上帝，始立后土祠于汾阳睢上，祀拜如上帝礼。帝还，过洛阳，下诏曰：“三代邈绝，远矣难追。以三十里地封周之后，为周子南君，使奉先王之祀（益征帝为周穆后身）。”

己巳春，帝始东巡，至泰山而还。胶东王夫人遣弟丁义上书，言家臣栾大，曾与文成将军同师，广有方术。帝自文成死后，深悔用其方不尽，即召大至。见其长身美容，言多方略，问其道，大曰：“臣尝往来海中，见安期、羡门之属，以臣为贱，不肯授以真道，乃与臣以方术。言能修之，则黄金可成，河决可塞，不死之药可得，仙人可致也。前闻陛下怒诛文成，方士皆裹足山东。”帝惶恐曰：“文成自食马肝死耳。子诚能修其方，我何爱乎！”大曰：“臣师言：‘神仙非有求于人，人自求之耳。’陛下必欲致之，须贵其使者，佩以信印，乃可使通于神明。”帝乃拜大为五利将军。居月余，得佩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、天道将军四大金印。复以二千户封大为乐通侯，赐甲第，以卫长公主妻之，赐僮仆数百人。

夏六月，汾阴有巫锦者，为民祠于魏之睢上后土宫旁，见地忽如钩状，掘之得一鼎，大异于众鼎文镂，无款识。河东太守以闻朝廷，帝遣使验问，巫锦得鼎，实无奸诈，以礼祠而迎至甘泉。帝冒暑从行，荐之至中山。日出清霁无云，晏晏而温，忽有黄云覆盖于鼎上，一大狍（楚称麋为狍）径至鼎前，帝亲射以为祭。驾回长安，献鼎于高祖之庙，命以元鼎纪年，以应其瑞。起神明台，有金床象席，又起招灵阁，皆羽帐流苏。

帝前遣入海求仙方士，无所见闻，不能空还，皆泊居齐鲁，悲思乡里。时东郡郭瑜，字子华，形貌陋劣，而意度过人。每寄宿人家，辄以薪自照，读书不眠。袖出一算子，散置膝前，则主家篋笥中，凡秘书藏纬之籍，缄縢甚密，皆知如目睹。漫道洞见隔垣，敢云直窥奥室。

武帝每识异人，如鹿皮翁之紫气，独见而识之。直是根器不同，故目力亦异。

琴高喜种龙子，似乎游戏，至救人处，始知有用。亦曰，神人情，所为，常人固不识也。

第六七回

五仙臣同登汉殿 二高士共服菖蒲

有恶之者，闭户塞门，拒而不纳，恐知其家阴事也。

琼能卧不闭目，行地无踪，袒裼如狂。后游广汉，寓宁人折象家。象字伯式，素好黄老术，师事东平先生，家世丰贍。象谓多藏必厚亡。乃散千金以赈贫苦，招留有道之士。琼见其溢于用财，讽之曰：“人皆经营积聚，为子孙计，子何不虑此耶？”象曰：“我之施财，乃逃福，非避罪。若夫子孙，渠自为计，何必与之筹画？惟方寸一片心田，使其耕食不尽。”琼居数日，欲教以不死之道。象辞曰：“吾师曾言，功微福薄，不可妄念肉体长存，但能凝神令终，得转世为有根人足矣。”琼深重之。一日，象自计今月某日必亡。至期，忽尸解如蛇蛻。琼见其家用不给，乃出囊中金数十笏与之。去至东齐，遇入海诸方士，知其苦情，谓之曰：“汝等难以复命，我敢为马骨，汝等可籍以归乎？”方士曰：“如此诚厚幸，不识先生果有道术否？”琼曰：“有友人黄安为代郡卒，推荆以读书，画地以计数。一夕，地忽成沟，时人谓安舌耕。年似八十余，貌若童子。常服朱砂，举身皆赤。冬不着衣，坐一神龟，广三尺。人问坐龟几年？安曰：‘昔伏羲始造网罟，即得此龟以授我。其背已平，性畏日月之光，二千年一出头，得此龟以来，已五出头矣。’人皆以其年数千，又谓之安万岁，行则负龟而趋，最喜度人。若得同去，无忧应答也。”

方士求琼至代，引见黄安，邀坐僻处，问今度得几人？安曰：“偶乘龟至上党，有一郡吏王真，稍知养精摄神，终身不娶，年百岁，面有光泽。我以少阴飞体之术与之，勤炼未几，能履水赴火，辟谷轻身。随我游行踏城，有金申者，厌恶经营，不图仕进，常佯狂于市。我察其有离尘之志，授以太阴炼形之术，能单衣卧雪中，预知水旱灾祥，穷通寿夭。因父母在堂，不能游学，幸有长兄侍养，即托病死。葬百日余，一

夕雷霆大作，墓为震开。其家人往视，冢裂数寸，惟留只履、棕扇、薄衾而已。金申遂同王真，一老一少去游嵩山，近日又度中山卫叔卿、元君角之后。仪容潇洒，气度不群。先教其服用云母，次教其导引元神，渐通至道。今将入上林苑，招苍麟为坐骑也。”琼曰：“今上酷好神仙，道友盍往一显真道？”安曰：“子何不知我意耶？”琼曰：“实为方士淹留于外，况帝非常根器，观其合道则留，何必拘哉？”安曰：“如此去亦无妨，欲我侮弄戏术则不可，须遣我徒寿光侯行之。”教琼与方士辈先行，自至晋阳，寻见寿光，语以故，然后至京。

戊辰七月，方士回朝，言在海上得一预知郭仙。帝宣入，令射覆数事，琼出算子算之，皆中无失。帝欲爵以官，琼曰：“臣友黄安，深存道德。”帝命琼召至，安托以足蹙，不能行礼。帝请问，安曰：“臣实无能，有仙长寿光侯，姓董名谒，字仲君，赵董安于之后，能效百神众鬼，令自缚现形。居晋阳，其乡人有妇，为魅所迷，侯许治之，得一二尺妖狐，死于门外。又有神树，人止其下辄死，鸟过其上必堕。侯往视之，盛夏时，其树叶忽枯陨。有大蛇长七八丈，悬死树间。”帝欲令安往召，安曰：“仙长道高，非号召可至，须贵使蒲轮，犹恐不屈。”帝遽命使臣厚礼往迎。既至，帝曰：“夜半殿下常有数人，绛衣披发，持火相随，能治之乎？”曰：“小怪易除也。”是夜，帝使三人为之。董行法烧符，三人仆地无气。帝惊曰：“非魅也，朕相试耳。”仲君笑以水解之。自是敬事逾常，称为仙长。适苑吏报上林一角兽，不知何往。帝怒，欲诛守者。黄安曰：“神物来去无常，不可枉责丁吏。”帝遂止。

八月，有孟岐者（桂父托名）诣阙。自言清河逸民，恒饵桂叶，寻师不避险阻，近在华阴山采药，闻帝好道，故披莱出见耳。帝见其须鬓皎白，问其年寿，岐曰：“臣年一千七百岁。”帝讶曰：“且无问夏商事，只言周初所见，若何？”岐曰：“周公负扆摄政，抱成王朝祖庙，臣尝侍升坛。臣以手摩王足，周公以王笏遗臣，臣宝执之。笏厚七分，每以衣袂拂拭，今裾易百幅，笏锐欲折也。”出笏于袖中以示帝。帝听其语似实，亦厚待之。岐曰：“以臣言千余岁为异，臣有师兄李充，字有根，许人言二千余岁，色如少壮。臣曾约同来。谓帝好杀难亲，所以不愿出山。”帝曰：“朕如获见，当待以宾礼，不琐琐求其道法也。”岐曰：“若此可致矣。”遂领命前行，往返二十日。充乘安车至都，帝遣

群臣迎入，赐坐问道，充闭口不言。

帝别建一馆，以居五人。相见之际，一似从未识面，彼此不言。少顷，相视而笑。一日，帝幸其馆，问五人曰：“朕闻渤海有三神山，多集异人，每发使，不能至。疑其徒有空名，实无此山，或虽有此山，而无神人也。”黄安曰：“蓬莱为东海大区，神仙所都，去中土不远，而不能至者，殆皆常人不见其气，不识其山耳。凡仙灵所集，必有和气祥光。故寻访仙者，先望其气之所在，则求之必得矣。”于是帝更遣方士入海，选能望气者佐之，务见蓬莱，始归复命。

是秋九月，帝幸雍，且郊祀。祠官宽舒曰：“五帝为太乙之佐，宜立太乙于五帝坛中郊之。”帝疑而未定。

公孙臣修道于东梁甫山。偶游滋液山，见二人，一衣红，一衣白，在宫中含药，口作颂曰：

玉女断分剂，蟾蜍主和捣；

一丸炼人形，二丸颜色好。

臣长跪拜求，二人各与一丸。曰：“我，日月神也。凡人得服此药，立地成仙。子遇之，因缘不浅也。”臣连服二丸，精神顿异，身轻若羽，二人忽飞升而去。臣无意中得丹，喜不自胜，称齐人，名卿。闻帝疑于郊祠之礼，乃挟礼先见侍中宋忠曰：“今年得宝鼎，辛巳朔冬至，与黄帝时等。”忠在文帝朝与之有旧，去五十年不能识，视其书不经，疑为妄作，诮曰：“宝鼎事已决矣，尚何以为？”卿乃自陈求见。帝览书大悦。卿曰：“昔臣受此书于申公。”帝问：“功何人？”卿曰：“即与楚元王受《诗》于浮丘伯者。建元初年，征聘来京，后与安期生相遇，受黄帝之鼎书。申公尝曰：‘汉兴复当黄帝之时，汉之圣者，在高祖之孙与曾孙也。宝鼎出而诸神还，封禅七十二王，唯黄帝得上泰山封。汉王亦当上封，上封则得仙矣。’考黄帝时万诸侯，而神灵之封居七千。天下名山八，而三在蛮夷，五在中国。其华山、首山、太室、泰山、东莱，皆黄帝所尝游，与神会之处。采铜铸鼎，鼎成骑龙上升。”帝侧耳而听，竦身而叹曰：“嗟乎！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犹脱屣耳。”乃拜卿为郎，间称曰“道士”，使东候神于太室。

帝郊雍毕，驾至陇西，登崆峒，追想黄帝之风。己巳五年，还幸甘泉，令祠官宽舒具太乙祠坛。十一月朔旦，冬至昧爽，帝郊拜太乙云阳，

朝朝日，夕夕月，则揖而见。有司奏：祠上有光现。是夜，复有美光。及昼，有黄气上冲于天。立泰畤以明应，太祝领祠祀。

春正月，公孙弘薨，以石庆为丞相。帝欲讨平南越，先抚结西南夷。以司马相如蜀人，遣持节为使，土人皆从受经，文教始开。时夜郎王已徂，獠夷思其德，欲请立后。相如许之，回临邛，访其师胡安。临安令王吉曰：“前日忽乘白鹤仙去。”相如悔不追随。名其讲处曰白鹤山，又令蜀民凿山开地千里。相如还报，通邛笮、焚道等处。帝大悦，勅封竹王三子为侯。土人为立思王祠，都城曰思王城（思州、思南，盖此子孙蔓延，祭祀严谨）。

是夏，帝凿池于樊川之西，曰昆明池。穿至地底，得黑灰甚多。帝问东方朔，朔曰：“可问西域胡竺法兰。”竺乃中天竺使者，召问之，对曰：“凡世界尽时，劫火洞烧。此为劫灰。”帝以为然，礼遣还国。时有一工人，自称泰山公（即鲁班），偶游于此，戏以石刻为鲸鱼形，投诸池中，公忽不见。池成，于中教习水军，以伐南越。

元朔中，南越王胡薨（谥文王）。婴齐请归嗣立，好剑奢靡，杀生自恣。及薨（谥明王），次子兴袭位。丞相吕嘉（不韦后）杀兴立建德为王（明王长子）。己巳秋，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，分道征进，嘉奉王入海，伏波追获，并平西南夷。诏废建德为庶人，斩吕嘉，徙其子孙于徼外哀牢国。

初，帝遣栾大入海。潜居泰山祠中，帝暗伺知之。是岁，大始归，妄言拜见仙师，言其方尽奥，多不授人。帝即指其诈，腰斩于市，并诛举者丁义。冬，公孙卿言见仙人迹于缑氏城上，帝率群臣往观。迹可三尺，疑未之信。乃登览大愚石，见谷中有二人居焉。召问曰：“居此欲学道否？”二人曰：“臣王真、金申，偶憩于此，并无学道意。”又问：“知诗书否？”皆曰不知。帝戏之曰：“此大愚石中所产小愚人也。”从者皆微笑。帝夜宿道宫，使东方朔、董仲君侍寝。夜半，忽见仙人长二丈，耳出头鬋，下至于肩。帝起礼问，仙人曰：“吾，九嶷山沈文泰也。闻中岳宋君处，石上有菖蒲，一寸九节，服之可以长生，故来采耳。”帝惊觉，顾问董、东见否？对曰：“未见。”帝曰：“彼非学道服食者，必中岳神以喻朕耳。”因采菖蒲服之。经三日，胸闷气塞，不能再服。时从官多效服之，亦不能久。谷中王、金闻之，采服不止。后受

神丹，常归乡里，老幼世世见之。

秋七月，司马相如卒，遗书劝封禅。辛未元年，帝令下议曰：“古者先振旅而后封禅。”令置十二部将军。帝率师北行，单于惧，不敢出。乃还至翟道，临祭桥山冢。帝曰：“闻黄帝不死，今有冢，何也？”仲君曰：“乘龙上天，葬其衣冠于此。”

帝回长安。是冬闽越王反。余善耽于游戏，颇好神仙，闻祖遇何氏九仙，得钓蛟钓竿。于内府取出，钓于城南江上，得一白鱼，鼓鬣崭眼，知为龙也。纵于江，风雨陡作，余善建一台于山上，曰钓龙台，遂起妄念，北掠浙水。会稽太守朱买臣击败之，其下共杀之以降。买臣复抚平东越。

正月，帝欲东巡，诏董谒、李充、孟岐、郭琼、黄安同辇，谓之五仙臣。侍中、博士等随驾。又闻扶风人车子侯，有无为之道，召至，爱其清静，亦受侍中。令公孙卿持节先行，候诸名山，仿黄帝游迹。三月，东幸缙氏，礼登中岳太室。从官在山下，闻呼万岁者三，可一万人声，若发于上。至上问之，帝与左右皆闻在下，大以为奇。令筑寻真之台，斋戒精思，三日不得。乃以三百户封之，使奉太室之祠，诏命曰崇高邑，又曰奉高。

至睢阳，有老人数辈见帝言：“睢山上有道士阮丘，衣裘披发，耳长七寸，口中无齿，日行四百里，居山，种葱薤百余年，时下山卖药。有广陵朱璜，少病瘕毒，因诣就医。丘曰：‘卿能除去三尸，再得真人之药，可度世也。’璜曰：‘如得病愈，当作客于君三十年，不敢自还。’丘乃与七药物，令日服九丸，下如肝脾者数斗。养数十日，体健意朗。丘复与老君《黄庭经》，令读。目三过，通之，能思其理。遂偕入浮阳玉女洞，居三十年。璜年且八十，丘复至故处，见其须长三尺余，凶丰变异，豫戒于人，始知为神，共敬奉之。”帝即至睢山见丘，叩其道德。丘曰：“不过发白能返黑，齿落能更生耳。”帝曰：“即此便是不老之方。君能为朕返鬓之星星乎？”帝心劳役，须发苍斑。丘以棕扇对面一拂，霎时须如漆黑，鬓如螺青。帝索镜照之大喜，载以后车。问璜何在？云回广陵。

驾至泰山，先立石山巅，以告将祭之八神：一天主（祠天齐）、二地主（祠泰山、梁父）、三兵主（祠蚩尤）、四阴主（祠三山）、五障

主（祠之罍）、六月主（祠之来）、七日主（祠成山）、八四时主（祠琅琊）。遂东巡海上，先祭阴阳日月四时之神。

公孙卿奉节至东莱，见一老父牵犬夜行，问之，言：“我，许季山也。尝得病弗愈，清斋祭于泰山，昼夜祈诉请命。忽神人降曰：‘汝何事苦告神明？’仆曰：‘某，汝南平舆人，抱疾三年，不知罪之所在，故于灵山请决生死。’神曰：‘我乃张巨君，字季连，有《易》道，可射知汝祸之所以。’因拜求垂示，巨君为筮卦，遇震之恒，初九六二六三，有变。曰：‘汝是无状之人，病安得愈？’仆曰：‘愿为发之。’巨君曰：‘汝曾将客东行，为父报仇，乃于路杀客，纳空井中，用石盖之。其人上诉于天，以此病责汝也。’仆曰：‘实有此罪。父为人所搏，蒙此耻终身，特邀一客往报。中途，客欲奔告仇家，所以害之。’巨君曰：‘神鉴难欺，汝勤自首，吾还山为尔请命。’自此，病渐愈。其后，巨君又传吾筮诀，遂略知《易》占。惜未求度世之方，故复牵犬来殮也。”卿问：“巨君何许人？”季山曰：“但闻安期生在齐，有张、董、李三徒，首曰张巨君，次曰仲君，次曰少君也。”卿还欲问，其去若飞，倏不见。卿以奏闻，帝信以为神，留宿海上。徘徊若有思，瞻眺终无见。

众仙并集于侧矣，而复遣人外求，诚失诸近也。

沈文泰夜见武帝，未必为王、金也，而二人适逢其会耳。可见仙家服食之物，亦有定数。

劫灰忽见，恰遇识者发明。须知乾坤有尽，碌碌浮生，特瞬息耳。可不及早修真，以避劫火？

第六八回 封泰岱车公化去 会延灵金母临凡

建望仙门于东莱北滨，建三山亭于濒海。闻安期常服胶水，筑台于城南，登访其迹，曰幸台（碑刻尚存）。

四月，还至奉高，举行封禅。先至梁父祠地主，作封于泰山下之东方，礼如郊祀太乙，其下秘藏玉牒金书。

帝行礼毕，独与奉车子侯上山巅（时拜奉车都尉）。其上亦有封事，皆禁而不漏。明日，由北阴道而下，禅肃然山（泰山下址东北），如祭后土礼，帝皆亲拜。是夜，若有灵光。昼有白云起于封中。帝坐明堂，群臣更番上寿颂德。诏赐民牛酒，加年八十及孤寡者布帛二匹，复博、奉高、蛇丘、历城今年租税，大赦天下。

方士进言：“天子既封禅，无风雨之阻，乘今入海，则蓬莱诸神山，若将可到矣。”帝欣然曰：“庶几遇之。”阮丘请居泰山守祠，不欲他适。帝许之。复至海上，驻蹕数日，发愤欲自浮海。东方朔谏曰：“仙者，得之自然，躁求无益。第还官静处以须之，仙将自至也。”帝尚犹豫，适车子侯暴病死，帝兴索然。令殓载车中，傍海北至碣石，巡辽西，历九原。五月，返甘泉。凡周行一万八千里焉。

帝改今年为元封，命子侯丧车归葬扶风，其家人适至，言：“子侯未蒙召，先一日语家人曰：‘吾已补仙官，此春应去，至夏中当暂还。’少时，乃复去。三日前，曾回家叙别，岂遽死乎？”帝命启棺。大风冲天，中无一物。问其素得何人之道，对曰：“彼尝云随黄列子游猎九江，射中五色鹿，逐迹寻鹿，遇服神芝而得道。”帝思之不已，作歌曰：

嘉幽兰兮延秀，
覃妖淫兮中塘；
华斐斐兮丽景，
风徘徊兮流芳。
皇天兮无慧，
至人逝兮仙乡；
天路远兮无期，
不觉涕下兮沾裳！

帝情不舒，令披舆图阅之。九江星渚间，叠嶂九层，崇岩万仞，周五百余里，旁注匡庐之山。问：“匡山何神？”博士曰：“名山记云，昔匡子希兄弟七人，孝悌著名，周武王召聘不起，游诸名区。见覆笥山上有湖，周数里，多生灵草异物，旁有石井，泉通湖中。又有石雁，春秋皆能群飞。有小石笥，中有玉牒，多记名山福地，及得道人姓名。”

张果曰：“即臣所言疗河间王疾之玄俗也。”东方朔曰：“别号谷布子，臣尝师之。”帝曰：“可得致乎？”朔曰：“遁世已久，恐难骤致。”帝遣使设祭，赐号庐山君。建匡庙于山北，岁时祭祀。

时四月中旬，帝思朔还宫静养之言，自此颇好清静。屏去内侍，闲居承华殿，见一女子，着青衣，美丽非常，冉冉而至。徐问之，对曰：“墉城紫兰宫玉女王子登。西王母闻子志轻四海之禄，迁天下之贵，真乎勤哉！今七月七日，当暂来降，令先来报知。”帝下席跪诺，玉女忽不见。帝愈信朔言之实，独与言之。朔曰：“道气无为自然，西华至妙之气，化为金母。母乃尊贵神人，鉴帝诚笃而降，宜预斋戒，执卑礼以见，庶获福祥。臣愿陪侍。”是日，帝登延灵之台，盛斋存道以候之。

越五日，朔奏望见巨灵之神化青鸟飞去，帝即起青雀台。至七夕，修除宫掖，以紫雁荐地，爇百和之香，张云锦之帟，燃九光之灯。帝盛服立阶下，召朔俟牖外，敕端门之内，不得有妄窥者，寂谧以俟云驾。及夜二唱后，西南白云起，郁然直来，径趋宫殿。须臾转近，闻云中箫管之声。

半食顷，王母驾至。群仙数千，或驾龙虎，或乘白麟、白鹤，或御轩车、天马，皆如鸟之悬投，光耀庭宇。既近，群从不知所在，唯母乘紫云之辇，驾五色斑龙，别有天神五十，皆长丈余，同执彩旄之节，咸住殿下。母下辇，扶二侍女上殿。侍女年可十六七，服青绫之褂，容眸流盼，神资清发。母登床东向坐，头上太华髻，戴太真展婴之冠，着黄金褙襦，文彩鲜明，光仪淑穆。带灵飞大绶，腰佩分景之剑，履玄璚凤文之舄。年可二十余，修短得中，天姿映蔼，真灵人也。

帝跪拜致诚，旁立屏息。母命共坐。帝面南斜坐。母自设天厨，珍妙非凡，更于侍女索桃果。侍女以玉盘盛仙桃七颗，大如鸭子。母以四颗进帝，三颗自食。帝食之，甘美异常，精神顿爽，留核欲种。母曰：“中夏地薄，种之不生。此桃三千年一实，何可待之？瑶池者，才千余年，尚未结实，适向东王公处摘来，亦只二千余年，尚未及期，故不甚熟也。”朔从牖间窥之，母向外指之曰：“此桃三熟，此儿已三偷之矣，今复见而垂涎耶？”乃以一颗与帝赐朔。帝向窗牖隙中掷出，朔接而大啖。

当时酒觞数遍，母命诸侍女奏乐。董双成吹云和之笛，王子登弹八

琅之璆，石公子拊昆廷之玉，许飞琼鼓灵虚之簧，阮凌华击吾陵之磬，范成君抚湘灵之瑟，段安香作九天之钧，安法兴歌玄陵之曲。众声朗彻，灵音骇空。

歌毕，母曰：“子虽好道，而不知其因。夫欲修身，当营其气。太真仙经，所谓行益易之道是也。益者益精，易者易形。能益易者，名书仙籍；不益不易，不离死厄。行益易者，谓常思灵宝。灵者神也，宝者精也。子但爱精握固，闭气吞液，气化为血，血化为精，精化为神，行之不倦，精神充溢。一年易气，二年易血，三年易精，四年易脉，五年易髓，六年易骨，七年易筋，八年易发，九年易形，形易则变化而道成矣。此元始天王所说微言，今敕侍笈玉女李庆孙录以相付，子善修焉。”

言毕，命灵官严车欲去。帝下席叩头，殷勤请留。母复坐，命侍女郭密香往，与上元夫人相问云：“王九光之母敬谢，比不相见，已四千年。天事劳我，致以愆面。刘彻好道，适来视之。然形漫神秘，脑血淫漏，五脏不淳，关胃彭勃，骨无精液，脉浮反升，肉多精少，三尸狡乱，玄白失时。虽语以至道，恐非仙材。夫人可暂来否？若能屈驾，当停相须。”密香领命去。

有顷，夫人遣一女同至，答问云：“阿环再拜。”上问起居毕，即复去。帝问上元何真？母曰：“太古以来，得道女真，是三天上元之官，统领十万玉女名篆者也。”

俄而，闻云中箫鼓之声。夫人既至。从官文武千余，并是女子，年俱十八九许，形容明逸，多服青衣，光彩耀目。夫人年可二十余，天姿精耀，灵眸绝朗。服青霞之袍，云彩乱色，非锦非绣，不可名字。头作三角髻，余发散垂，戴九云夜光之冠，曳六尺火玉之珮，垂凤文林华之绶，腰带流黄挥精之剑。上殿向王母拜，母坐止之，呼坐北向。夫人设厨亦精珍。母敕帝曰：“此真元之母，汝当起拜。”帝拜毕还坐。

夫人笑曰：“汝好道乎？闻数召方术，祭山岳，祠神灵，祷河川，亦为勤矣。勤而不获，实有由也。汝胎性淫，胎性奢，胎性酷，胎性贼，胎性暴。暴则使气奔而攻神，淫则使精漏而魂疲，奢则使真离而魄秽，酷则使仁丧而自攻，贼则使心斗而口干。不能遣此五难，徒自劳也。”帝下席跪谢。

母谓夫人曰：“此子勤心已久，而不遇良师，当疑天下必无仙人。是故我发闾宫，暂舍尘浊。”帝见母玉笈中有紫锦囊，启问何物？母曰，